宋史

八六



列傳卷第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

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亶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脩德以來遠無黷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

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
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
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
苟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
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
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
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
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
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

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况隂平之時将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

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
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
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
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
陲俶擾親迓華軺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
先落其術内勞煩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
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
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
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秉其衰而兵之則降旣
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

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輙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来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

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眞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荅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頗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

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鍚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録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

地之徳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徳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黄門侍郎趙智為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進獻題之御屏賓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徳日新與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

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

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蔵
副示後謗時貴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
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
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
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
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
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
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御戎十策大略假漢

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

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

下詔且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使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隷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盧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

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屬覈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来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眞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䟽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

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裁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将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将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

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来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

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
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試太祖之世
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
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
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
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
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
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
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
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

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况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

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
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
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
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
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
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
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
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
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

字四百今九个

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顧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

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
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
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
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
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黄
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
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
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
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
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

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敷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户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内

侍乘馹勞問醮襚之詢曰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

祐嘉祐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簿眞宗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曾

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爲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

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
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
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
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
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
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
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
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
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

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懽即命繫投眢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

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
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
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
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
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
銅錢眞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
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
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

計字四百令九个

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茍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茍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

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滋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辟映馳驛代還以疾未

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

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嚴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詵爲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奧學爲世宗仰錫身没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列傳卷第五十二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史二百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中進士第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爲侍御史

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為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奧士子憚之目為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祕閣英宗即位自祕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病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

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為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汚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

或慢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為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為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

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
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
險絶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
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
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
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
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
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
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
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

敗然衙宄負恥當有以剗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爲餱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擣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

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儆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已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

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儌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慎選擇今内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横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録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

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

魚内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
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
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
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内銓則古之吏
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
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
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
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
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
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

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
許奏廢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
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
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
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
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
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
才弓馬兼書筭策畧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
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患
不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

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圯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鑒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

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脩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

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
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大號令有
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
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
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
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館
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脩
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藥所誤猶力疾

笞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
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閤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
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官御史職事趙元昊反
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
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
令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
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
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
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
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

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須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

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
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
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
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
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
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
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
楗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者以
餔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
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鞾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

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
符言恐未得其眞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
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
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
洙鉤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
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
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
官塡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
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
不問而諫官范鎭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

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克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

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音
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吳
中復言官不得應謚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
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
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
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
轉運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
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拈宗言比閱
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為學士者勰以欽臣對拈宗

曰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旣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

辟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宫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

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偓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偓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偓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偓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偓者偓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始見偓偓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偓糾察刑獄范

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
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尚書都官員
外郎并其子茂諶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刁約之妹與
元衡婦韓茂諶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
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眞州人少貧自奮爲學從祖關頗器之
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
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脩起居
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
中召還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

辭改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 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

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廼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讀學士馮元脩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

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為學士毋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衰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齊未幾告歸葬親至楊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

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脩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縉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晩節汙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其列侍從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数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廣南平入朝為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

孫奭為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群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群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

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
李虛己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遷太常丞兼
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為壽春郡王王旦又薦為元宜
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
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戸部員外郎為直
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
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
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
弟任均管庫及奭與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
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為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

院史館修撰判流內銓兼群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册宸妃為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為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襃荅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悴屬李淑宋祁為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

誦説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
七歲方讀易毋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
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卒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
之子譓為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
孫奭辟兖州説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
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文行
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
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
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

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柬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修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乂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還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

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
絜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
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絀正正
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
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
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
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
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

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暴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且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

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
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月掩
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敘也又
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
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仲
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
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令而引喻蓋
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
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

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愼柬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慼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榷酤諸斂會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

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

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句院為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壖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緡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句院為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

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賙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爲國子監直講從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揲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蓋以陽剛决陰柔君子進小人

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為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謚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掞相友愛掞為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博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

又薦為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旣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為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為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國五經及第為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為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父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

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貰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寛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

為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歛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列傳卷第五十三

列傳卷第五十四　　宋史二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溫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牓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

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王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弁冦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邉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盖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

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

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必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戍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

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
鳳鄜延四師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
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廪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
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
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
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
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
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荐飢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
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亭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将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寳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
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
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
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傅文吏無
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
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
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
亡秦六卿簒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烕亡為諱故子
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

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聞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

頗自詭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

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
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
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
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
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
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
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
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
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速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 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 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

是諭獄青械遞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
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
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
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
錢為償之又以為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
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
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為洙言
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搆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
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

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録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
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
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
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
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
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
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
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
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

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
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
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
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
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致
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
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
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
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
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

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脩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

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
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
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斂可
省其為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
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
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為害一也自承平四
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
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
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
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

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厮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玆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又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況朝廷巳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

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盖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觧池所出而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収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陜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

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為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

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

州榷塩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秋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

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爲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眞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令有司治明器後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

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以金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䟽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

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脩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

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蝗孽漸熾河水

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頹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覆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

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内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遇宿廣内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闠叢接大官衛尉供擬滋削虧體傷風莫玆為甚陛下未嘗過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内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

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遷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令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埶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辯偽無實數嘗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

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譴讓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詩白陳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從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

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毳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

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濵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盧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

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説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温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

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溫察安石指為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衆議始云定當追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邉奏誣罔寖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己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拓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擬煩吏右司
諫王覿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
語言談禍福景温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干兵挈
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爲小史使出入官
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歐市人爲政若此尚
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
時章惇爲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
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
其説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為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

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侗了無一物脫

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冦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甿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務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耶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懃游說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

中文秀刊

見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
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懃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會
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
過於人先為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
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彥
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
有議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
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
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

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斂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誅用章有退保之言上坐畏懦而守勲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孝傅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勲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勲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廚皆內侍領之凡所呼

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
鄭戩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
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
以清臣為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
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
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
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
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
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
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

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
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
朝論以鶩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
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
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
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據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
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
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
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
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

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
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
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
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胡北道艱食復
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
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
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
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
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
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

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詰關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

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茍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

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

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詿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甲官躐請厚奉或身為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為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施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

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戸一馬中户二户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邉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從昌朝鄭州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奕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為殿前副

都指揮使婁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徼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為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為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為開封府推官

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以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嚴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

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
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
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郯以論事
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
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
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
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
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
復為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
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

復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藳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潰人以為用神大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為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

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因群材以更內外之治于時俊傑葦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縡文詞議論尤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寀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宋史二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韓丕　師頏　張茂直　梁顥 子固

楊徽之 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修　杜鎬　查道 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爲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爲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

郭正寫

文州與之偕行遂溥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燫古延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熈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熈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詣譴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職方郎

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職充集賢殿脩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脩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卒丕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頏字霄遠大名内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頏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

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
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
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
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
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
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頎
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
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
金紫時西鄙用兵餽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
爲盜頎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

眞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頗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與温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頗曠達夷雅搢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

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鬒惜為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為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為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闉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為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為詩什遇

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
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
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
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即
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頏輩相繼知
制誥茂直既入西閤會元傑生旦遣持禮幣爲賜復
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
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
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

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燿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

春官陛下躬臨愼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咈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厠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援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盖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也况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爲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司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户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内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群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録表顥參其事又同修起

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群臣邊事顥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乗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

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
則何以儆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
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
將帥然后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
李廣之將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
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
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
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頗
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為衆
所推服者取十人馬入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

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
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
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
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
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肯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
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
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爲峽路
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
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爲之副顥
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群臣上封

者悉付顥洎薛暎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暎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罷三部使以顥爲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顥器賞之初以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

作監丞同判容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歷户部判官判户部勾院為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踈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麤率固撫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郜仕閩為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

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
士劉温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
命覆試惟徽之與李覃何曮趙鄰幾中選辭褐校書
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
遺竇儼纂禮樂書徽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為
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
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詠酬答復為著作佐郎
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
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
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遷侍御
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
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
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
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
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
州入判史館事加脩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
鴻圖闡揚文治廢墜脩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
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
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

勸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緜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儆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董儼為右計使欲傾昌言代

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
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之徽之語次及
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徽之遣
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徽
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徽之未
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爲
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
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
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
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

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為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偓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

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王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敏警七

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
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
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
澈部徒數千經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
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
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
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
青州司戶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
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
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

入境偽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
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
壯者凡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
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賛
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
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
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為雍王府記室參軍
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為東京
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逆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

幾起爲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僞唐歙州録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脩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時書學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

以書史著以筆法端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酤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耻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爲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

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録其子永爲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爲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爲成都人賁仕王建爲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僞

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
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
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
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
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
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
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
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
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
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

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
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
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
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賻賜録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録事參軍
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
改右贊善大夫出爲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
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貝州換右補闕直史
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
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

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
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户部勾院會分備
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
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
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
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
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
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
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即位轉給
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

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爲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脩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

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愼脩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愼脩爲太子右賛善大夫煜表求愼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愼脩善弈棊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棊說以獻大抵謂棊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棊矣

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儀與直昭文館
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
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
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
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
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
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脩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
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閔
之録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
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

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眞宗一日以問愼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愼脩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辭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

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

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脩太祖實録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鎬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脩冊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録其子

渥爲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史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

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羨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絶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

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録其課給以實奉
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絜之狀以聞優
詔嘉獎遷祕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
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
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
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
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
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
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
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

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令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紏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袞為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

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問事本道素未省視不
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脩冊府
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
王曙並命馮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
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虚己李行簡預焉天禧元
年以耳聵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
龍圖閣餞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廪米賑
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麦四千斛爲種於民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禄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禄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甚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

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弈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

五年朱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即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為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為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内閣以設

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頑之和豫顯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愼脩之醖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列傳卷第五十五